

# 抹去重来 艺海行舟——钟涵的艺术人生

■赵雨桐

近日，“抹去重来六十年——钟涵艺术研究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面向公众开放。从油画、草稿、手稿等多方面进行展示和研究，生动而全面地重温钟涵的艺术之路。

钟涵于1929年出生在江西萍乡。中学时期便展现出对艺术的兴趣，受美术老师影响，开始习摹绘。丰子恺的《西洋名画巡礼》是钟涵在少年时的美术启蒙。“那里面介绍了米勒，而米勒画中劳动者身后的黄昏之光至今还总是在我的眼前闪亮。”

1946年，17岁的钟涵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受教于梁思成、林徽因、李宗津等先生，在社团活动中也曾得到过李桦先生的指导。在这一时期，他初步接触了油画创作，并结识了艾中信等老师。新中国成立后，油画因其色彩浓郁、视觉冲击力强等特征，成为展现时代特色的重要表现方式，革命历史题材也成为油画家艺术探索的开端与重要创作方向。

1955年，钟涵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受教于艾中信、李斛、韦启美、董希文、靳之林、吴作人、梁玉龙、王式廓等先生。作为新中国美术教育体系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油画家，钟涵受到美术大环境的影响，也不断回顾年少时所受的感染与教育，让他走上写实油画的道路。他在毕业创作中以毛主席初到陕北这一历史事件为题材创作了油画《北国风光》。“当我们想见前人那逐渐远去的依稀身影时，当会记住他们艰难的足迹踏过之路的意义。”钟涵真切地体会到了革命历史的壮烈坚毅与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在激发了



钟涵 望中犹记 晚潮明处 170×340cm 布面油画 2010—2020年 北京画院藏

艺术家描绘革命先辈的激情，抒发胸中的爱国热情。

1960年，钟涵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师，协助筹备油画研究班，入班为学员兼秘书，受教于王式廓、罗工柳、林岗等先生，并于1963年毕业。这次的毕业作品，他创作了《延河边上》，并于1999年重新绘制了一版。钟涵在创作《延河边上》时，对中心人物的位置和角度进行了多次尝试，力求达到最和谐的画面效果。

20世纪50年代，作为学生的钟涵曾参与三门峡的建设。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他也曾多次至黄河写生。黄河不仅是他的艺术母题，多年来在黄河边见到的人与事也和他有着极深的情感连接。黝黑的纤夫、奔腾的河水、火热的号子……这些形象也贯穿于钟涵的艺术创作中。他感动于黄河船工的坚韧，曾说：“黄河船工有一种寓

意性，在我看来，粗重的体力劳动如同民族的脊梁一样，曾经支撑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工业化基础，其灿烂至今如同昨日夕阳下的晚潮。”

北京画院院藏的《望中犹记 晚潮明处》，此系列最初的作品名为《纤夫·晚潮》，创作于1983年。钟涵于2006年创作了改绘本。本次展出的是钟涵自2010年至去世前几年都在坚持重绘的最后一版作品。历经多年，钟涵始终对该系列作品有着情感上的偏好，画面中也流露出人文温情，反复修改与涂抹也展现出艺术家在不同时间、不同心境下对艺术的表达。

钟涵对艺术始终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他创作题材丰富、风格多样，也始终在为油画本土化而努力。1980年，他赴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进修，此后多年也陆续赴欧洲访问。在国外访学的经历，

让他对“室内画派”生起兴趣，于是将创作目光投向室内空间，包括描绘央美教师群体的油画《暖冬》、以艺术家自己的画室为描绘对象的《斗室光瀑》等。这系列作品一方面带着西方的绘画流派技巧，另一方面又有着中国文人含蓄隽永的内涵，方寸之间有着大境界。

他除了对当下题材的关注，也有对历史文明的回顾。在其创作中，有一个系列是以古代碑刻文字入画的作品，包括北京画院院藏的《碑林》《厚土与轻羽》，以及私人藏《白鹤梁》等。此类作品源于他在西安考察时所得的灵感，也源于幼时父亲曾在家门口写过的石刻横匾烙下的印痕。碑刻中流传的文字与历史让艺术家视前人而思今日，也成为了钟涵艺术中的重要取材。

作为“学者型艺术家”的代表，钟涵在文、史、哲等方面修养颇深，除绘画外，在理论研究总是相伴而行，既有思维的深度，也有精神的广度。在数十年的研究与教学实践中，他对中、西方油画都做了系统、深入的梳理与研究，这些理论文字对当下仍有学科建设意义与研究价值。

艺术之旅，文化之旅，人生之旅。1995年，步入暮年的钟涵写道：“画是人生无尽的修养过程，又是精神之寄托；既然是自己的价值的实现，又是对社会文明所添加的努力。好比行舟一样，你发动它，它载你和所有的负载前行。所以我觉得老而不疲很值。”

(作者就职于北京画院)

## 楠溪江水悠悠

■黄阿忠

浙江永嘉有条楠溪江，这个名字充满了古意，站在江边高坡四处眺望，在诗情画意中遐想古往今来的文人轶事。也许命名那条江的人早有预先的设定，让后来的人从它的字面看到诗性的韵味；也可以进一步在它的流经之处看到自然的灵性。

楠溪江在永嘉的那些山头中流出，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成，也许这是楠溪江的源头。我没有必要去考证、追源，只是想这条江围着山，山依着水构成的那一道道风景，能使人怡心安静，并能够在那里走走、看看、写生、采风就可以了。

楠溪江在山脚缓缓而流，不知道弯过了多少湾。它所构成的山路，这一边是山壁，或是石块的堆垒，石缝中稀稀疏疏长满不知名的野草，偶尔还有星星点点的红花、黄花；或是土坡直立，杂树荒植形成灌木状，与绿油油的翠竹组合，构筑了夏的况味。那一边是溪流，由高往低处流淌，在石头的缝隙中穿过，时而冲激大滚石，发出哗哗的流水声，溅起白色的浪花；时而又会遇到一段平坦，水面宽阔起来，风吹起水波追逐流水，发出潺潺之水流声，成了自然中的背景音乐，在山石间飘荡。

解读楠溪江那蜿蜒的溪流中印满了的文字密码，溪水流出了五言、七言的句子，泉涧读出了永嘉的山水。忽然想起永嘉太守谢灵运，那条楠溪江给了他山水诗的灵魂。那悠长的流水、毛竹搭建的凉亭、

山间砖砌的佛塔，以及绿翠的山色、蓬勃生长的竹林，滋养了他的诗性。

楠溪江流经的若是低洼地带，永嘉人便称之为“坑”，比如龙潭坑、芙蓉坑、茶园坑、张溪林坑等等。岩坦镇黄南乡之林坑，是永嘉楠溪江最为典型的风景。

黄南乡林坑在省道一侧，公路那边是楠溪江，江边有一组已经败落的老宅，有几幢还零星住着一些看守的人。那些老房子像是一出大戏的序幕，拉开了林坑的故事。

过牌坊即入林坑，溪边立一大石，上面刻有“林坑”两字，显然都是新补的，字写得一般，但是为了旅游，竖一石刻红字作为景点，让大家拍拍照也很有必要。过大石后渐入佳境，溪流声哗哗，仿佛是欢迎大家的掌声。溪水好像从三面汇聚，溪边又有了房舍，沿山坡上叠加成各种变化，成了不可多得而有特色的风景。“坑”底大石、小石看似乱叠一气，却是自然而然疏密有了审美；溪水清澈有回流，上有木质廊桥，桥栏设有美人靠，其实什么人都可以去坐靠休息，只是美人坐上更有情调。

若是天下雨，杂树密翳、云雾缭绕，檐口听雨；山峦起伏、闲云潭影，廊桥观泉，林坑的风景妙不可言。最是艳阳金秋日，门上挂辣椒，檐下悬玉米，家家簸箕铺上各种颜色，林坑晒秋更是一道引人观望的风景。

我想，全国各地风景的发现、开发、宣



黄阿忠 林坑·一桥架溪水 33x33cm 中国画 2024年

传，都离不开画家、摄影师、诗人、作家。周庄是画家画了那里的“双桥”，并成为“国礼”而红火起来的；平遥古城是因为世界摄影师以此为题材竞赛，而引起世界关注；福建霞浦成了摄影师的天堂，而带动了旅游，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也是画家发现；虽说永嘉历史悠久，但是黄南乡的林坑，包括那里的晒秋，也是画家发现，和摄影师推广的。

“风景独好”的地方都是画家、摄影师发现的。然而因为一个地方的“装修”、“化妆”用力过猛，使之失去原汁原味，变成同质化的“众好”，不免为之惋惜。都说江山如画，而实际上是画不如江山，自然的气息、自然的韵味，是画家难以求得的。

(作者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